

《中国现代化拓荒者》

容闳带来的小留学生们

一百二十四年前的8月21日，一艘明轮式轮船载着三十位平均年龄十二岁半的中国幼童，驶出上海黄浦江，来到太平洋此岸的美国，展开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官费留学。随后四年之中，又有九十位中国幼童飘洋过海分批来美留学。这是“中国创始之举，立足来未有之事”，是中国历史上探求“现代化运动”极为重要的一章，同时，也开创了中国留学史、外交史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之先河。在这一百二十名中国幼童中，有后来促成民国初年“南北议和”的北洋国务总理唐绍仪、曾交涉让美国退还“庚子赔款”的驻美公使梁诚、自力更生建成“京张铁路”的中国铁路开山鼻祖詹天佑等人。

“这批中国幼童，童年应募，远涉重洋赴美留学，不负所学，堪称当时人杰。但当他们正值盛年任事之时，‘辛亥革命’成功，清末民初又人事鼎革，时代对他们很不公平，但是身为‘大清官学生’的他们，对在转型期的中国，有进步性的影响。”对这批中国幼童留美历史深有研究康涅狄格州的高宗鲁教授如是说。

大清政府向来闭关自守，如何会向美国派出幼童官费留学

生呢？原因有二，其一是洋务运动的兴起；其二，中国最早几位留美学生之一的容闳所竭力促成。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又一次在英、法两大强国的武力进攻面前惨败，加之国内太平天国运动，使清朝的统治地位动摇。清廷中有力人士目睹中国在军事上的落后实难抵挡西方列强的船坚炮利，深感如不自强，无以图存，开始了以购买制造洋枪洋炮，与办工厂矿山以及向国外派遣留学生等等为内容的洋务运动。

而其中又以容闳主张向外派遣留学生为最力。

容闳（一八二八至一九一二年），字莼甫，生于广东香山南屏乡，一八三九年入美国人办的澳门莫礼逊学校读书。一八四六年，校长勃朗（Samuel Robbin Brown）因妻病返美，带着容闳和另外两个中国学生黄胜、黄宽两兄弟同行，次年四月抵纽约。在美国，容闳先进麻州孟松镇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amuy）读书，一八五〇年夏毕业后升入耶鲁大学，一八五四年获得文学学士学位，成为有史以来在美国长春藤名校毕业的第一位中国学生。一八五五年容闳回国，目睹中国的腐败和落后，积极主张学习西方的科学文化，以改造中国。他在后来所著的“西学东渐记”一书中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迨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快快不乐。

“予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之教育，且以辛勤刻苦，幸遂予求学之志，虽未能事事如愿以偿，然律以普通教育之资格，予固大可自命为已受教育之人矣。……予意以为予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予后来之事业，尽皆以此为标准，专一致志以为之。”

容闳积极投办洋务，同时，提议选派优秀青年出洋留学，为国培养人才。“派遣之法，初次可先定一百二十名学额以试行之。此百二十人中，又分为四批，按年递派，每年派三十人。留学期限定为十五年。学生年龄，须以十二岁至十四岁为度。视第一、第二批学生出洋留学着有成效，则以后即永定为例，每年派出此数。派出时并需以汉文教习同往，庶幼年学生在美，仍可兼习汉文。至学生在外国膳宿入学等事，当另设留学生监督二人以管理之。此项留学经费，可于上海关税项下，提拨数成以充实之。”

曾国藩、李鸿章从办洋务出发，采纳容闳的建议，联名奏准清廷：“选聪慧幼童，送赴泰西各国书院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学，约计十余年业成而归，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其实行办法是“每年以三十名为率，四年计一百二十名，分年搭船赴洋，在外国肄业，十五年后，按年份起挨次回华，计回华之日，各幼童不过三十岁上下，年力方强，正可及时报效。”几经权衡，清廷终于同意派遣出国留学生的计划。而在此之前，中美两国曾签订过一个“蒲安臣条约”，其中第七条：“中国人欲入美国大小官学，学习各等文艺，需照相待最惠国人民一律优等。”曾国藩、李鸿章审视各国体制政局，决定不选英国、法国和德国（尤其是英国，当时一再向中国政府提出要求派遣留学生），而选美国为幼童官费留学地。当时的中国，如同今日一样，朝野对美国是寄予莫大的期望。高宗鲁教授在著作里写道：“中华古老帝国的希望是寄托在年轻的友邦——美国身上。”

一百二十人远涉重洋

一八七一年春，清廷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英译名，Chinese Educational Commission），办理招收赴美学生事宜，并委派陈兰彬（刑部主事）为驻洋正委员，容闳为副委员，招收首批三十名中国幼童，在上海的“预备学堂”学习一年，考试及格后由上海出洋赴美留学。一八七二年（清同治十年）他们乘船横渡太平洋，再搭乘刚在一八六九年衔接的东西大铁路，横贯美国大陆，四十天后抵达美东麻塞诸塞州春田城，不久迁入康涅狄格州哈福城寄宿攻读。

清廷在一八七二年（同治十年）到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四年内共派出一百二十名幼童生，官费赴美留学。在全体学生中，最幼者十岁，最长者十六岁，平均年龄是十二岁半。以籍贯论，有八十四名为广东籍，占总名额的百分之七十，而满清贵胄无一应募。这与现今大不相同，在当时远涉重洋，极具风险。

在第一批学生出国前，容闳已先行赴美。他到达美国康州耶鲁大学所在地纽黑文（New Haven）后，就幼童到美后的安排问题访问当时的耶鲁大学校长波特，波特校长以及容闳当年的老师海德列，建议容闳与康州教育厅长罗索布商量。罗索布建议把来美幼童分成若干组，每两三人为一组，寄宿在美国人家庭之中，如此便可迅速学好英语。容闳接受这项建议并进行周密的安排。当时统计，有一百二十二个美国家庭愿意接待中国幼童，显示了康州人民对中国派遣幼童赴美留学事业的支持。当然，所有费用均由清廷“幼童出洋肄业局”按期支付。

那么，这批中国幼童所享有的官费待遇究竟是多少呢？据

1880年4月1日“幼童出洋肄业局”之“委员”吴子登所印发的“规章”中可略知一二。

“第五条：各生已入大学及理工院校者，自本年四月一日起，在六个月内，其服装（包括帽、鞋及内衣）、文具费、车资将发放如下（其中包括每月六元之零用金）：

第一年美金一百三十元，第二年美金一百五十元，第三年美金一百七十五元，第四年美金二百元。”

“第六条：已入初中及高中各生……

第一年美金一百元，第二年美金一百一十元，第三年美金一百一十五元，第四年美金一百二十元。”

1872年美国全年国民生产毛额是一百一十二亿美元，平均每年个人所得也只得一百七十美元，故中国幼童的待遇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尚差强人意。

中国幼童来美，自然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兴趣。1872年2月5日美国驻中国公使劳（Low）向美国政府报告说，“中国幼童的赴美留学，证明两件事：第一，中国不会再‘闭关自守’；第二，中国朝廷了解到，要与西方竞争，西方知识是不可缺少的。”他还请美国船公司给中国幼童官员一律半票优待，并一再请国务院热烈欢迎这批幼童，特别推崇容闳的贡献。他在同年7月12日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如果我们人民能够给予（幼童们）慷慨及友好的接待，则对我们在中国的利益有更大的实惠，这会比增派我们的军舰来此为佳。”

中国幼童受美欢迎

事实上，中国幼童在美国康州是受到各界的欢迎的。中国幼童在哈福城，接受了严格的新英格兰式家庭教育。美国家长

们对中国孩子的饮食起居，甚至进餐礼仪，都给予正确的指导。康州教育厅司曾有通告给美国的老师们，对中国幼童要注意作息时间，并逐日考核，更规定每天要幼童抽出一小时学习中文，以备他日回国之需，对心理卫生及爱国之道也均以灌输。中国方面对美国方面这种衷诚合作，曾由恭亲王照会美国公使，一再重申谢意。

光绪三年（1877）李鸿章特拨专款，在康州哈福城柯林斯街314号，特建一座坚固壮丽的三层大楼，作为“出洋肄业局”永久办公场所。楼中除办公场地之外，还有可容七十五人同住的寝室，其他如餐厅、课室和活动场所一应俱全。幼童们定期轮流来住，研读汉文和经书。作为正委员的陈兰彬“专司监视学生留美时汉文有无进步”，而副委员的容闳则“监视学生之各种科学”，而遇到中国新年，这些中国官员着红顶蓝袍，朝珠高靴，乘着大马车，在飘雪的日子里，沿着康州平坦的河谷，亲到每一个有中国幼童寄居的家庭，视察中国幼童学习生活情况，并向美国房东转达中国政府的谢意，恭祝他们新年“万事如意”。美国人士对此印象至深。1876年容闳的母校耶鲁大学为表彰他对中美文化交流的贡献，特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学位。

中国幼童初抵哈福城时，均着长袍马褂，入校时又着西装。但留着长辫子又如何穿西装呢？孩子们只好尽量把长辫子藏在西装高领之后。美国小学生初见他们，分不清他们是男是女，常同他们开玩笑，称他们为中国女孩子。到了后来，幼童们干脆把辫子一剪了之。

学业体育成绩俱优

在 1872 年至 1881 年的十年时间里，中国幼童在课堂里，在球场上，乃至划船大赛上，都取得相当好的成绩，他们在哈福城组织了一个名为“东方人”（Orientals'）的棒球队颇有名气，队员有詹天佑、蔡绍基（后任北洋大学校长）、梁敦彦（清朝最后一任外务省尚书）、邝咏钟（后任海军舰长，在中法海战中阵亡）等，这支球队曾经同旧金山附近橡地的一支半职业球队进行过一场表演赛，詹天佑等人的高超球技令美国人都惊叹，后来回国在上海，他们还与美国海军的一支棒球队比赛，打了个平手。

还有一些幼童喜欢滑冰、骑脚踏车、钓鱼、跳舞，有的甚至结交美国女孩子。这都是欧风美雨对中国幼童熏陶的结果。当然，对中国幼童影响最大的，还是当时美国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严格系统的院校学习。当时，时值美国在电机、通讯工业等方面有重大突破之际。1876 年，亚历山大·贝尔发明了电话，两年后，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并亲自在白宫作示范表演，放留声机给美国总统海斯听。次年爱迪生又发明了电灯，白宫不久便装设了电灯电话。当时美国为展阅美国的经济成就，在建国一百周年时（1876 年），在费城举办了百年博览会，这次盛大的博览会全部展出面积有二百八十四英亩，主要展出有蒸气机、电话、电梯、印刷机及枪炮等。西方旅客铁路公司还在场内修筑了三英里长的铁路，用朱庇特 440 式机车拖着车厢，供观众乘坐。这些机电产品在当时都是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当容闳带着中国幼童参观这个盛大的博览会时，幼童们深为西方高度的物质文明所吸引，亦增强了他们学好科学技

术、振兴祖国的信念。

詹天佑 科技先锋

在中国幼童中，科技上最有成就者，当数詹天佑。

詹天佑是第一批赴美留学生，次年，他进入康州西黑文的海滨男生学校（Seaside Institute for Boys）（初中）就学。这是一所私立预备性质学校，主要任务是训练从中国和南美洲等国来美国留学的幼童，课程是学习英语和了解美国的风俗习惯。学校校长诺索布（Luther Hopkins Northrop）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校长夫人玛莎·诺索布（Martha Dickerman）也是詹天佑所最为尊敬的一位美国老师。

海滨男生学校的愉快的学习生活，令詹天佑终生难忘。回国后五年（一八九六年二月十五日）詹天佑曾写给诺索布夫人一封信。

“今年一月三日，收到你去年（一八九五年）十月三十日寄来的信，我真是非常惊喜。……当读你的信时，我回忆起过去与你相处的日子。我们在你的园子里尽情欢乐，在你的住处欣赏美丽的黄昏。……自我离美，至今未曾忘记你。我常忆起你对我们的慈爱和你为教育我们所受到的辛苦。我惟一遗憾的是，没有向你学更多的东西。看到你的来信，知道你还记得我们，使我非常欣慰。”

过十年，即一九〇六年五月三日，詹天佑回信给诺索布夫人说。

“十分高兴地接到你三月二十二日的来信，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我细读再三，很像旧日聆听你的谈话。过去我们和你同在一起的时光，是何等快乐！啊，我多么热切地希望能重游

美国，重晤旧日好友，特别是你——最早负责教育我们的老师，那该是多么兴奋的事！”（摘自高宗鲁译注“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一九八六）

诺索布夫人对詹天佑的影响的确是很大的。她发现詹天佑的数学成绩很好，就一再鼓励他进耶鲁大学读理工科。后来，詹天佑接受了她的建议，从而为他一生的事业奠定了扎实的基础。1875年5月，詹天佑考入纽黑文的丘房高级中学（Hill-house High School），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最后以全班第一、全校第二的优异成绩读完了高中课程。1878年7月，詹天佑考入了耶鲁大学的雪非尔理工学院（Sheffield Scientific School）。学院的入学资格十分严格，每一个入学新生必须通过各种考试，其中包括英文、地理、拉丁文、代数、几何、三角及英国历史。学制三年，詹天佑读的是土木工程系，成绩优异，尤其是数学课程，在大学一、二年级，他两次获得数学课的奖学金。1881年，詹天佑完成了大学本科的学习，获得学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题目是“码头起重机的研究”。这一年，他才二十岁。

清廷撤回留美幼童

在留美幼童里詹天佑算是幸运的，因为在他刚完成大学学业后，1881年清廷便下令撤回全部中国幼童。清廷为什么下令撤回？高宗鲁教授的研究指出，有如下所述的几方面因素：

首先，从“幼童出洋肄业局”的首任“委员”到吴嘉善，全是中國官僚正统出身，多是“顽固派”和“守旧派”。他们认为，在美留学的中国幼童日渐“美化”，背叛了“儒教”正统，将来归国再分庭抗礼，必然后患无穷，为此，不断向清廷

报告幼童们种种“异端”，因而引起中国国内“顽固派”的强烈不满。

其次，1878年5月，中国幼童组成了“中国基督归主团”，要“中华帝国”“基督化”，这无疑冲击到“皇权至上”、“儒教至上”的清廷，更给“顽固派”提供证据。

再次，中国派遣幼童一个很重要目的便是学“军政船政”。李鸿章与容闳数年来不断地向美方交涉，请准中国幼童入西点军校和海军官校。美方始终不允断然拒绝，结果是中国幼童无一人进西点军校和海军官校。而在海军官校，早有日本学生在学习后毕业，这使中国十分失望。

另外，一个在最后关头的外在环境原因，使中国政府断然撤回幼童。美国自横贯大陆铁路完成后，各地排华暴动迭起，1879年美国国会竟通过《排华法案》，严禁华人涉足美土，虽遭美国海斯总统否决，但次年，美国又重修《北京续修条约》，开始限制中国移民数额。中国不满美国的对华政策，已想撤退幼童。1880年10月，在科罗拉多州丹佛城发生排华暴动。华人颇有伤亡，华人财产被洗劫一空。中美外交关系处于低潮，再加上“幼童出洋肄业局”内部政策及人事矛盾，造成“幼童留美”计划，戛然终止。

原来该局章程中明确规定幼童出洋后肄习西学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随资质高下，循序渐进。每遇房、虚、昴、星等日，正副委员传集各童宜讲“圣论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庶不到囿于异学。

1880年底，幼童“近来多人耶稣教门”的消息，已传回北京城，有御史李文彬上奏清廷：请旨……确查洋局劣员，分别参撤，而入教学生，一并撤令回华，免滋流弊。”

同时，吴嘉善去华盛顿向时任中国驻美公使陈兰彬报告：“外洋风俗，流弊多端，各学生腹少儒书，德性未坚，尚未究彼技能，容易沾其恶习，即使竭力整饬，亦觉防范难周，极应将局裁撤，惟裁撤人多，又虑有不愿回华者，中途脱逃，别生枝节。”

在“开明”与“守旧”两派的斗争上，守旧派获得胜利。1881年（光绪七年）6月8日，“总理衙门”认为“该学生以童稚之年远适异国，路歧丝染，未免见异思迁……已大失该局之初心”，下令“责成该局员亲自管带各童回华，庶免任意逗留，别生枝节。”

开明派挽救未竟功

“开明”人士如容闳等，虽在此事上尽力挽救，但均徒劳无功。由美国牧师杜吉尔发起，请耶鲁大学校长波特亲拟书函一封，由许多大学校长、教授和名流连署，寄往中国“总理衙门”，请求中国三思而后行，结果中国政府仍未收回成命。

杜吉尔牧师因为美国文豪马克·吐温在他的教堂做礼拜，故相熟，乃与马克吐温专程赴纽约，亲谒即将访华的美国前任总统格兰特将军（General Lee Grant），希望他向中国清廷重臣当面解说，以使学生留美而完成教育。格兰特总统在华会见了军机大臣恭亲王及李鸿章，也提出了撤回幼童事，不料也未收效，只拖延了一阵。最后，中国幼童除因病客死异城、因故提前回国和少数抗命逃脱不归者外，九十四名幼童于1881年夏分三批，由康州哈福城乘火车横贯美国大陆，然后搭船回国。当时，除詹天佑、欧阳庆两人刚自耶鲁大学毕业外，其他六十多名仍在美东各大专院校读书，其余则在高中读书。提早回中

国，对他们打击沉重。

离别前的一个晚上，中国幼童与美国友人聚集在教堂，举行了动人的“惜别晚会”，中国幼童带着“离家”之感，与美国友人，挥泪惜别。有一位美国母亲写了一封信给一位吴姓幼童的母亲：

吴夫人：我们确信，当你看到你的孩子已长大成人时，一定是引以为荣。

在过去他留美的漫长岁月里，他和我们共处，使我们颇难分离。在学业上、在品行上他都是努力上进，我们坚信他将是一个有用的公民来服务他自己的国家，他将荣耀他自己和他父母之名。

我们对他，以及其他明日归去的中国学生会长念不忘，对于他未来的事业，我们以最大的衷诚祝他顺利成功。

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重新见到他，即使不能再见，我们将永远不停在为他祝福！

兹带上诚恳的致意！

你最忠诚的

玛丽 L·巴脱拉

1881 年 8 月 21 日于哈福城

纽约时报社论惋惜

耶鲁大学校长波特等在联名写给清廷“总理衙门”的信

中，也盛赞中国幼童。

1881年夏，中国幼童离美回国时，美国的《纽约时报》在该年7月23日，以《中国在美国》为题发表社论，其中论及：“中国幼童留美计划，在美实施历时十年，以美国观点看，是相当卓越有成就的！中国幼童均来自良好高尚家庭，历经考试始获甄选。他们机警、好学、聪明、智慧……中国幼童们除却由书本中和教师传授的知识外，也受到美国政治及基督教伦理的影响，此乃意料中之事。如果认为这些聪慧幼童官费来美留学，仅以工程、数学、科学等领域中已得到满足，而对他身边周遭美国政治及社会的熏陶影响而无动于衷，这将是不可思议之事。中国幼童出洋肄业局的撤回，显示中国政府仍是墨守成规、抱残守缺。对那些许多赞扬中国已经同许多国家一样已走上开放改革进步的不归之路，这项措施是个无情的反证。中国不可能只想学习我们的科技及工业物质文明，而又不思带回‘政治抗争的基因’，如此，则中国终将会一无所得。”

当中国幼童被遣送回国时，满以为会受到“英雄凯旋式”的欢迎。但船抵上海时，码头上尽是毫无表情的面孔。下船后，幼童们被嘲笑的人群跟着，被领到上海道台衙门后面的格致书院住下。寒风吹醒了他们的憧憬美梦，看清了现实，大家不由悲从中来。时值八月中秋佳节，许多学生家长盼望多年游子能归家共度佳节。但禁卒阻挡，不许他们外出。过几天，他们被召去拜见上海的最高官员，三人一排，被带到道台衙门并跪在官员面前，在询问一番学业成绩后，官员下令每天有六个小时自由外出时间。

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但后来，这批中国幼童都开始了他们的事业，有二十一人到“电局”学传电报，二十三人由“船政局”、“上海机器局”留用，其余五十人分拨天津水师、机器、鱼雷、水雷、电报、医馆等处“学习当差”。这批中国幼童在后来都取得了成就，对近代中国的发展起到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兹引高宗鲁教授所编书中的例子：

唐绍仪：一九〇八年以中国特使名义访美，感谢“庚子赔偿”的退回。一九一二年为民国首任国务总理，对“南北议和”有功。

梁敦彦：1910年以清廷外务尚书身份访美，并取得耶鲁大学博士学位。

蔡绍基：任北洋大学校长。

唐国安：任“清华学校”首任校长，在主持1910年第二代中国学生赴美留学计划。

詹天佑：为中国最伟大的铁路专家，领导中国自建艰险的京张铁路，名震中外；梁如浩：民初交通部长；周寿臣：香港名绅；吴仰曾：为中国著名矿冶家；张仁康：中国在美第一位律师；吴应科、蔡廷干：均为民初海军元帅，参加过“甲午海战”。

在“中法战争”时，法国“远东舰队”偷袭福建马尾，有六位留美幼童时任舰长，法军不宣而战，他们奋力抵抗，薛有福、黄季良、杨兆南、邝咏钟四位舰长当场阵亡。“甲午海战”时，有三位留美幼童阵亡，分别是海军舰长沈寿昌、海军中校陈金揆、“广丙”号海军上校黄祖连。陈金揆时任“致远”号

大副，与舰长邓世昌一起，掌舵直撞日舰“吉野”号，以身殉国。

留学幼童发展统计

中国幼童的后来情况如何呢？高宗鲁教授根据有关资料，作了如下的统计：

国务总理 1 人；海军元帅 2 人；海军军官 14 人；军医 3 人；外交部长 2 人；侍郎 1 人；公使 2 人；外交官员 11 人；商界 8 人；大学校长 2 人；工矿产业界 7 人；教授 1 人；兵器界 2 人；报界 1 人；铁路局长 6 人；铁路官员 14 人；电报局长 4 人；电报官员 6 人；海关 1 人；律师 1 人；公职 7 人；留美去世 4 人；在美工程师 1 人；不详 4 人；美驻华使馆 2 人；早年去世 13 人；高宗鲁教授在收集有关中国幼童在美留学史料中发现不少历史细节与轶闻。其中有两则：宋庆龄的父亲宋耀如先生年轻时在波士顿其舅开设的杂货店做工，三位中国幼童到该店，与宋耀如认识并交谈，幼童们对宋耀如说，你这么年轻，为什么不去求学？现在美国就学机会很多，不去学习很可惜。宋耀如听了很受启发，不久便悄悄离开波士顿，乘船到美国南部去求学。三位中国幼童的话似乎影响了宋耀如。

高宗鲁在他所编译的“中国留美幼童书信集”里说：“一百多年前，晚清留美幼童负笈异邦，其里天涯多富家国之思”，后来他们“都有不同遭遇，但其期望中国之富强，则是始终一致”，“今日海内外的中国留学生，不也正是继续他们的使命，再肩负起国家兴亡的历史重担”。詹天佑在 1906 年（光绪 32 年）写给在康州的诺索布夫人的信中说：“……中国要用自己的资金，来建筑中国自己的铁路……。许多外国人公开宣称中

国工程师绝不可能担当如此艰巨的重任，因为要开山石，并且修建极长的隧道”，“但我全力以赴，至今已修成一段”。

今天，中国还有很多很多的有形与无形铁路等待开筑，我们应当记住在过去的一百多年里，中国为追求现代化而勇敢走过艰辛而漫长的道路，继续先辈未竟事业，为中国的建设而努力。

作于 1996 年